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46207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46202

出版时间：2012-5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周梦

页数：67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前言

关于女权主义，百度上官样诠释味儿忒重，我归纳下来就一句话，女性第一性。这个没必要追溯到母系社会，简单证明就是此文作者的我，身为女性，自然第一性默认为女性。书生为何特爱大狐狸精，因为聊斋志异的作者是书生，“最毒妇人心”肯定是男人说的，如果是女人，一般说的则是“女人何苦为难女人”。

在我看来，在众多女权问题的探讨方向里，最本质和最吸引我的即女皇模式。我国只有一位武则天，但享受武则天待遇的却大有人在。抛开虚名不计，所谓女皇模式，就是女主家天下，女人坐着吃饭，男人边上伺候，女人说话，容不得男人插嘴；更少不得裙下俊美的三夫四君，男人为女人肝脑涂地，忠贞不二，争风吃醋生死相随，只为博女人今生的一次回眸。

世间确有这样的奇葩，可惜我们大多是寻常人，得，还是说正常点的。

很多年前，怀春少女的我打了个恋爱养成游戏。那无聊的游戏，养出了我无聊的念头。我嫁给A角再打一遍嫁给B角而后C角，都嫁了一遍还是不满意，我想要一网打尽这三个游戏丈夫。一个丈夫一个情人一个知心朋友，世俗女人的情感三角不外乎如此，此外，我们还可以把这三种情感套上爱情的光环，那就是爱情的理想、激情与现实。

说白了，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，爱上一个人和爱上很多人，其实都是爱情赐予女人生命的洗礼。有的女人很幸运，爱一人就天长地久一生一世了，有的女人却要生生死死轮回数次，甚至还有死在里头的。

庆幸的是，人类并不因为女性经受爱情洗礼的质量而影响产量。

这一点是公平的，男人女人都是人类，都对美好事物有其鉴赏力和占有欲。这里我要慎重地提出一见钟情的观点。

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进行着一见钟情，只是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那就叫爱情，成熟以后一见钟情成了欣赏，高度成熟以后便是保持最舒服的距离。

当我们不小心同时一见钟情于几个对象时，有的人选择最适合自己的，有的人选择离自己最近的，还有的人吃来吃去吃不准，走来走去摇摆不停。

春花秋月环肥燕瘦，一个个都是心头的宝，一个个都是真喜欢。

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么自欺欺人，到手的那个就是最好的，或者欺世，每个都不放手。

风流是欺世的幌，幌的数量代表着欺世程度的轻重。

狗血的是男人风流，成就了妩媚华丽的鱼幡，而女人风流，却掉价为龙门客栈褪色的垃圾布条。一样欺世，男人越来越水润，女人越来越残败，说明的正是两性的爱情规则。

即，男人是需要女人以爱情滋养的，而女人养多了，吃累，严重的会导致生命过早消亡。

归根结底，欺世比自欺欺人更幼稚。

欺骗一两个人容易，欺骗所有人却是纠结半生的痛苦。

欺世者喜欢始乱终弃，经常放荡形骸，无数的肉体与爱情都不能温暖孤单的夜里。

欺世者滴血的内心，什么时候欺世者想通了，贪欲和原罪的区别，血就止了。

在欺世这个事上，女人做的比男人好。

看着外表风光鲜丽的风流男人，其实不如残花败柳的沧桑女人。

很简单的原因，风流男人的外表越鲜亮，内心就越溃烂，而女人由于外表的衰败，更容易忠诚于内心的欲望。

再不风流就老了，再不欺世就辞世了，或许那个人就是她最后一次爱情呢？

与其说在感情世界里的，女权主义们更感性浪漫和更忠诚于内心，倒不如说，这是女性始终不变的爱情理想追求。

它既崇高又现实，崇高到占据女性生命的大半部分，甚至成为事业；现实到具体于生活的烦琐细节，精神抚慰高过物资填充，甜言蜜语几乎无往不利！

就此意义来分析，女权主义对于女性本身的感情世界影响甚微，确切地说，女性内心的感情世界具备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天大地大她最大的独一性，而这种内强容易混淆成女权主义。

外表柔弱的女人，能承受世上男人绝大部分都承受不了的分娩痛苦，她们更多愁善感，也就更能调节心情，该哭的时候就大声号啕，绝不会跟爷们似的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

流泪比强忍更需要勇气，哭过之后，人才会更坚韧。

女人总比男人寿命长，这也是原因。

《戒》书并不是一本为女权主义呐喊的小说，我更感兴趣的是女性在封建制度、男尊女卑的世俗压力下，释放的内强。

这个念头在我硕大的脑袋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，最终付诸行为：以我不够精确的文字，肤浅媚俗的气质，外加针尖大小的那么一点深刻，组成了小说。

而为了令读者能看进去，小说的大半部分，都在为此铺垫情节，纠结到最后的篇章，我与小说里的女主角，才不得不逼迫发出了心底的呼喊。

勇于追求的本身就是幸福。

传统不能打破，但可以突破。

世俗难以抗拒，但可以和解。

人生苦短，能爱的时候，就勇敢地爱，深爱；能拥抱的时候，决不放手，不留遗憾于回忆。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内容概要

一天，氏族庶出的令狐团圆发现自己并非令狐氏所出，而其生父很有可能就是当今皇上雍帝。

她入京后，对其生母的身世更加疑惑，她发现母亲不仅与雍帝、大将军和她的师傅等人都有暧昧关系，还与一个武林秘门存有纠葛。

一部掀起江湖腥风血雨的《天一诀》，悄然改变了令狐团圆的命运。
同时，三个男人，亦让她的爱情比身世更加扑朔迷离。

他神秘高贵，谙于世故，为她转世重生执迷不悔；他盛气凌人，心机沉稳，为了皇位不择手段；
他温润如玉，翩翩有礼，为她默默地守候；她如浴火凤凰，展翅欲飞，在爱情中艰难前行……

九华宫里，不知是谁与令狐团圆春风一度，导致身中剧毒的她不得不远走他乡……

三个人的爱情，在皇位争夺的阴谋中徐徐展开，到底谁才是她宿命的姻缘？

到底是谁，才能抚平她心灵的伤痕？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作者简介

周梦，在小说里做梦的女子。
长期自称周坏梦，以至于被人喊做“坏”人。
沉湎写文，喜欢猫狗。
极其苗条，不美不丑。
看似文雅，偶尔暴走。

出版有小说《妃子血》、《公主大福》等。
另著有超百万字长篇玄幻小说《爱上玄武》。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：令狐有女初长成
- 第二章：长天恨海月无圆
- 第三章：明月无语夜惆怅
- 第四章：于彼长喧独寂寥
- 第五章：剑心无暇何须语
- 第六章：深院孤桐风雨骤
- 第七章：潇潇风雨寸心寒
- 第八章：百步九折萦岩峦
- 第九章：东风不识万福笑
- 第十章：望断天涯不归路
- 第十一章：一点心思无处放
- 第十二章：七月无言自去殇
- 第十三章：一签无字仰天笑
- 第十四章：六宫粉黛无颜色
- 第十五章：风花雪月问何处
- 第十六章：明月照我手中笔
- 第十七章：几树摇曳诉不休
- 第十八章：飞雪轻叩暗香盈
- 第十九章：寒梅暗香无从渡
- 第二十章：萧歌夜唱人未还
- 第二十一章：名剑风情抒心意
- 第二十二章：流水不识落花情
- 第二十三章：明月清风音茫茫
- 第二十四章：婆娑世界梦一场
- 第二十五章：仿佛如昨对君痴
- 第二十六章：浊世醒人从来稀
- 第二十七章：谁识东风真滋味
- 第二十八章：天高云淡自悠然
- 第二十九章：问君北游何时还
- 第三十章：清风不解相思意
- 第三十一章：翠微枝头几心痴
- 第三十二章：高山流水仗君剑
- 第三十三章：飘蓬此去迢迢路
- 第三十四章：默默落红何处归
- 第三十五章：放逐心思看云烟
- 第三十六章：且将此身化飞鸿
- 第三十七章：桃花凋落成败红
- 第三十八章：一江心事风中丢
- 第三十九章：剑阁峥嵘而崔嵬
- 第四十章：长吟燕歌对日暮
- 第四十一章：斜飞关鹧声远
- 第四十二章：酌此江月掷闲愁
- 第四十三章：依稀往事绕几重
- 第四十四章：祈天借我双羽翼
- 第四十五章：神仙慕我云中游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后记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第一章 令狐有女初长成 南越，富庶之地。

天下四大世家，南越占半数。

陈留潘氏和望舒令狐，无论朝代更迭几百年，始终风雨不坠。

“娶妻当潘，嫁郎令狐”，透露的是市井小民的心声，而权贵阶级所想的婚嫁恰好和民间相反，贵族们想要的是“嫁女入潘，娶妻令狐”。

潘家的闺女是出了名的爱往宫廷里去，奔着后冠去，令狐家的闺女却截然不同，百年前，当时的南越王就感叹过五个字——“惜令狐不后”。

南越灭国后，某些史学家也曾感叹：倘若当年的南越王娶令狐为后，历史也许会被改写。

西日皇朝雍帝七年，四大家族的嫡系各出了一位才俊，被好事者冠以“天下四公子”之名。

“颂歌荷华，纳兰映丽，潘郎如玉，令狐优渥”，说的就是宋、纳兰、潘与令狐四大家族。

正是此年，南越的潘与令狐两大家族同时面临了一场婚嫁的问题——两大家族打算再次联姻，优渥公子令狐无缺却公然拒婚。

他拒婚的理由很上台面：第一，他年纪小，才十六岁；第二，他的亲奶奶姓潘，血缘近了；第三条就更绝了，他说他不喜欢淑女，而是偏好他亲妹子令狐团圆那种类型的。

令狐族长，也就是令狐无缺的生父令狐约险些被他气出病来，指着他骂：“公子优渥，是为父将你养得优渥了！”

“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优渥公子的言语最后传入了玉公子潘微之的耳朵，潘微之好奇地问小厮潘平：“无缺公子的妹子是个什么人呢？”

“潘平鄙夷道：“听说是个妾生的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潘微之知道不能再问下去，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来。”

妾生庶女即便是族长之女，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。

他不问，潘平却说了下去，“公子你可不能委屈自己，就算与令狐家换亲，也不能娶他家的庶女。”

潘微之一笑，“我的婚事由爷爷做主。”

潘平熟他脾性，知道他没说出下半句话——主子的婚事岂是下人能议？

于是潘平眉开眼笑地换了话题，“梁王不日将至陈留，未免梁王带的人多，公子还是早作准备，接好梁王。”

潘微之轻声叹道：“南越本就是梁王的封地，他往年不来今年却来，不知是为了何事？”

潘平窃笑。

潘微之也不说他，在下人眼里，这当头的人来自然都是为了潘家的婚娶之事。

夏光明媚地映照着潘微之的面庞，玲珑剔透又温文尔雅，但完美之中却像少了点儿什么。

三日后，潘平将打探到的消息详细地说与潘微之，“那令狐团圆真叫小人吃惊，按理说她是一个妾生的，令狐族长不嫌弃也就罢了，却连无缺公子的生母都待她极好，要什么给什么，待她比待自己生的闺女还好。”

只是这令狐四小姐自小性子顽劣又被宠溺惯了，她在令狐家处处得罪人，令狐族长无奈之下，只得送她另住别院。

潘微之依然一副温润如玉的神情，潘平试探着问，“公子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潘微之淡淡地道：“这些都是你从下人那儿听来的吧？”

你与我说说，她究竟如何顽劣了？”

“她的丑事还真有一箩筐那么多，我给公子简单说几件吧。”

听说她七岁在教书先生的衣服上画乌龟，八岁带无缺公子爬树、爬墙、爬屋顶，九岁用剪子把狗的毛剃了个一干二净，十岁将令狐家的大管家推入湖中，嘿嘿……十一岁那年，终于被赶出了宅。

既没见到主子厌恶，也没见到主子发笑，潘平说着说着干笑后打住了。

过了片刻，潘微之温和地道：“既然无缺公子欣赏其妹，想必有其过人之处，只是我们外人不得而知罢了。”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”潘平闻言神色闪烁，见他模样，潘微之微笑道，“还有什么一并说了吧，我看你憋得慌！”

”潘平凑近一步，神秘地道：“既然公子发话，小的就照直说了。”

还有个惊天的小道消息，据说令狐团圆并非令狐约亲生，她娘亲是带着她一起入的令狐家门！

”潘微之好看的眉头终于蹙起，“这毁人清誉的话可不能瞎说！”

”潘平搓手讪道：“这可不是小的说的，这是我姐夫私下说给我听的。”

公子你也知道，我姐夫有亲戚在令狐家做下人，是那亲戚说与我姐夫的。

那人还说令狐团圆出身不明，她的娘亲更是出身不正，据说早年是个琴师，香江的琴师啊！

令狐约当年为了她差点儿连族长的位置都丢了……”“你再说一遍，什么地方的琴师？”

”“香江啊！”

”潘平感慨，“这丢人脸皮的丑事令狐家哪敢张扬？”

虽不明真假，但我看令狐团圆被赶到别院居住，其间肯定有猫腻儿！”

”潘微之陷入了沉默。

香江历来是南越的红姬肆坊，琴师本就是贱业，香江的琴师更是糟糕到极点的出身。

当他得知令狐无缺的拒绝之词，就明了那是优渥公子在向他发话：令狐无缺希望他能娶令狐团圆，只有他娶了令狐团圆，优渥公子才可能娶潘家的女儿。

但显然连令狐族长都不干，更别提旁人了。

潘平说的小道消息，令狐家上下知道的应不在少数，潘族长也肯定有所耳闻。

就算小道消息不作数，而关于令狐团圆年少时的种种传言，可信度却极高——她是令狐家的异类！”

潘微之最后决定，虽然他与令狐无缺素有往来，但令狐团圆……他就当自己从来都没听过这个名字。

香江之夜，华灯初上，各色花舫竞相争艳，璀璨江面与星幕共辉。

一轮圆月众星相拱，正如香江最红火的艺水楼，无论周边花舫何其明丽，一到艺水楼前便黯然失色。

艺水楼的老鸨陈妈妈年轻时就是香江的头牌，如今虽徐娘半老，风韵却更上一层楼，单是那身行头就引领了香江潮流——金灿灿，比之宫廷都不逊色的步摇；碧油油，名门世家都为之侧目的传世玉佩；红彤彤，正经人家羡慕却不敢及身的艳服；白嫩嫩，却是陈妈妈天生的本钱，走动之间媚惑难言。

而此时的陈妈妈却跪伏在艺水楼主楼临星阁上，步摇微颤、面色惶恐于面前一行人的阴影中。

更确切地说，她是畏惧地跪伏在一个人影下。

梁王西日玄浩突然驾临南越香江，原本是件多么好的事，无论梁王尊口索取何人何物，都是陈妈妈后半辈子的最高荣耀，只可惜她拿不出梁王要的东西。

西日玄浩端坐珠帘之后，从梁王的金丝履上陈妈妈揣摩不出他的喜怒。

她颤着声又复述了一遍她的解释，“十年前艺水楼走水，那本名册随无数书籍一同没了，请梁王明鉴。”

”过了很久，直到陈妈妈跪得腿都麻了，梁王才哼了一声，紧接着梁王的幕僚冷冷地问：“那你的脑袋进水了吗？”

”陈妈妈连忙清醒过来，连连磕头道：“民妇愚钝，民妇这就将所知一一禀明，不敢欺瞒。”

十七八年，不，十八年前，本楼确有琴师叶凤瑶，此女素来本分，从不抛头露面，但她一年后就离开了艺水楼，从此再无音讯。

”“她没有恩客吗？”

”陈妈妈答：“据民妇所知，从来没有。”

她琴艺极佳，但相貌平平，所以也没有客人会看上她。

”“那性子呢？”

”陈妈妈想了想道：“寡言淡漠，也不和姐妹们走动。”

如今民妇能记住的，也就是她琴弹得极好了。

”“籍贯还记得吗？”

”陈妈妈可怜地摇头，“听不出家乡口音。”

”梁王又哼了一声，陈妈妈赶紧道：“好像是从杲中来的，奇怪的是身为琴师，居然没有带琴。”

”梁王在帘后挥挥手，侍卫长便打发陈妈妈走了。

陈妈妈下去后，梁王的幕僚平镇躬身道：“看来线索十年前就断在这里了。”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”西日玄浩冷冷道：“盯着那老东西，年纪大了，记性都是挖出来的！”

”平镇称是。

西日玄浩又哼了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琴艺极佳，相貌平平，好一个叶凤瑶！”

”平镇跟着道：“在下也以为定是此女。

身为琴师而随身无琴，那是天下的琴都不在她眼里了。

”西日玄浩烦闷地道：“你也下去吧，叫人送上酒菜，本王要独处一会儿，休得打搅！”

”“是！”

”香江的夜景很美，从喧闹到幽静，从明艳到深邃，每一段夜色都各有各的美丽。

可是梁王无心赏美景，他举杯对着的是明月，低头望着的是华丽的香江。

美丽的香江在他的眼前醉了，酣醉是不可能的，陶醉更是不可能的，自以为是的醉却是可怕的。

“叶凤瑶……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？”

”西日玄浩忽然笑了，“天下第一的琴师，你应该早就死了吧？”

无论你藏身何方都难掩你的光芒，这么多年杳无音讯，该是死透了！

死得好！

死得好……死了也不叫人省心！

”西日玄浩的笑渐渐变成叹息，说出口的依旧是那个名字，“叶凤瑶……叶凤瑶……”一阵风忽然入侵临星阁，卷动珠帘声声作响，一位青衣少女瞬间出现在阁中。

西日玄浩立时警觉起来，起身喝问：“谁？”

”令狐团圆狐疑地反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”她路经艺水楼，却听见有人呼唤着她娘亲的名字，一时奇怪就闯了进来。

西日玄浩掀开珠帘，看清来人不由得眉头一挑，“哪里来的姬人，滚！”

”令狐团圆却是一怔，她的师傅、她的三哥都是男子中拔尖的，可眼前的男子却叫她头一次领教男人也可以那么媚。

眼前的男子年约二十四五，长发披散，眉眼中几分幽然几分狠绝，却遮掩不住酒意的酣浓。

衣领敞开露出清晰的锁骨，白皙的肌肤泛出桃色，最风流的却是那窄腰上虚束的玉带，束出了玄衣下挺拔的身形，更带出了男子飘逸绝色的风韵。

令狐团圆反应过来后，摸摸头道：“临星阁上什么时候有花郎了？”

”“花郎？”

”西日玄浩一时气结，他呼对方“姬人”，对方却喊他“花郎”！

令狐团圆叹一声，道：“你这花郎年纪不小，怎么如此咋呼？”

难道不怕赶走恩客啊？

”西日玄浩从未遭过如此羞辱，当下铁青了脸拔出佩剑，一剑直刺过去，却被令狐团圆轻巧巧地躲开了。

“阁下面若桃花，眼波含春，出手却如此狠毒，我可不敢当你的恩客！”

”令狐团圆嬉笑道。

西日玄浩又是一剑横扫，口中骂道：“刁女竟敢轻薄，拿命来！”

”“我轻薄你？”

”令狐团圆又好气又好笑，一个错身，反擒住西日玄浩持剑的手。

西日玄浩只觉手臂一麻，三分的酒意一下全跑了。

这女子不是姬人，姬人没那么好的身手。

可西日玄浩也不是吃素的，就势揉身以剑柄反敲令狐团圆的胸脯。

令狐团圆尖叫一声，连忙撒手弹身避开，也不知是谁轻薄了谁，两人你来我往，一时难分胜负。

西日玄浩自认武艺超群，剑术造诣更是不凡，不料令狐团圆近身功夫了得，又会团身又擅跳脱，滑溜似泥鳅，机敏如脱兔，他拿不下她，心头就更加郁结。

数十招后，令狐团圆滴溜溜地转到他面前，啧啧道：“其实你长得还真不错！”

”西日玄浩这才惊觉，自己的衣襟大开春光四泄，他不禁怒极反笑，“凭你这句话，赐你全尸！”

”令狐团圆只眨了下眼睛，剑就再度逼来，她险之又险地擦剑而过，却被削下了几缕青丝。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令狐团圆心寒，这男人媚到了极致，却也毒到了极致，言笑之间竟要人性命，难怪师傅曾与她说，待你坏的固然不是好人，但对你笑的更要防着。

这厢打得不可开交，阁下平镇等人听到动静，纷纷赶来。

令狐团圆只听侍卫喝道：“保护梁王！”

“心下一惊，即被西日玄浩得机挑剑。

那剑来得玄妙，由下往上挑起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却厉害得紧。

“梁王殿下！”

“门被撞开。

危急关头，令狐团圆也顾不上欣赏对方的剑法，翻身夺路而逃。

“哪里跑？”

“西日玄浩见她要逃，另一只手反手一揽，令狐团圆不偏不斜恰好滚入他怀中。

西日玄浩重心不稳，又紧抓着她的手臂，竟一同跌倒在地。

两人的姿势很是古怪，女上男下，令狐团圆双手抵着西日玄浩裸露的胸膛，而西日玄浩一手抓着她的手腕，一手扣着小蛮腰。

平镇傻眼，他身后的侍卫们也呆了。

他们好似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搅了梁王的兴致……“你是梁王？”

“这当头，令狐团圆开始装傻，“不是花郎？”

“西日玄浩咬牙摸向跌落一旁的佩剑。

令狐团圆顿时犹如一只被踢飞的球，自己撞破窗户滚出了临星阁。

西日玄浩起身箭步冲到窗下，只闻香江水扑通一声，不见她的踪影。

“气煞我也！”

“西日玄浩一剑砍断剩下的半截窗格。

“请殿下息怒……”令狐团圆游出了艺水楼范围，全身湿淋淋地爬上岸，心中懊恼，“闯祸了！”

闯祸了！

“只怪她长年习武，耳朵好得不得了，又怪梁王不早不晚，偏在她路过的时候送了她一耳朵话。

“不对！”

“令狐团圆抖落一地水，她还没问明梁王如何知晓她母亲的闺名，这可是除了爹连令狐家的人都不清楚的事啊。

破晓时分，令狐团圆赶回了别院。

跟往常一般，翻墙跃窗，也跟往常一般，蹑手蹑脚地回到内室，还跟往常一般，走到床前就惊醒了一只肥胖的大白猫。

猫“喵呜”一声从床上跳下，在她脚旁蹭啊蹭的。

“嘘——大白乖！”

“猫不依，继续蹭。

“快回去，睡自己的床！”

“令狐团圆天不怕地不怕，唯独怕这只肥猫。

自从大白入门后，无论春夏秋冬都喜欢睡她的床。

睡就睡吧，大白还不讲卫生，毛里藏的灰都滚到令狐团圆的被单上了。

弄脏就弄脏了，令狐团圆本来也不是个讲究的大小姐，可大白的主人并不是她。

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猫，大白的主人是令狐无缺，大白自然成了一只精明的老猫。

只要令狐团圆出门，它铁定会爬上她的空床，而一旦大白夜不归宿，次日令狐无缺就绝对会找令狐团圆的麻烦。

“都一觉睡到早上了，你还推它出去有用吗？”

“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

大白一听到主人的声音，立马掉转猫头直奔而去。

夏日清晨的光线射入门内，令狐无缺站在门口就跟神一样俊逸，可惜是尊门神。

令狐团圆心中叹气，嘴上却道：“今天天气真好哈哈……”无缺一手提起大白抱在怀里，倚在门上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打哈欠，“天气好到你半夜出门游水了？”

“令狐团圆干笑一声，她的衣服虽然干了，但头发入水散了，裤子还贴着腿。

“三哥你今儿起得可真早！”

“无缺却“咦”了一声，抱着大白走进了屋，“你不是见师傅去了吗？”

怎么挨砍了？”

“令狐团圆顺着他的视线，看到自己左边的衣袖被划破了一道口子，那是她“滚”出临星阁时被梁王佩剑划的。

“我明白了，半夜你路经香江不幸落水，出水的时候袖子被割破了。

“无缺凝视着团圆的衣袖，眼睛眨都没眨地说出了她正打算编排的谎话。

令狐团圆一怔。

“破了！”

“无缺说。

“哦，我知道。

““出血了！”

““啊？”

“令狐团圆连忙卷起衣袖，果然划破了肌肤，一道血痕。

“结疤了！”

师傅的剑术难道退步了？”

若是师傅伤的，不断手也得见骨！”

“无缺的眼睛一直没眨过，但他的手抚了一下大白，大白很配合地叫了一声。

令狐团圆胸闷，却不得不承认，这人的眼睛忒毒。

可她如何说得出口，她是被梁王伤的。

为什么被伤呢？”

因为她侮辱梁王是花郎。

无缺收回目光，慢吞吞地转身往外走，令狐团圆提起的心刚放下，他又停下脚步，背对着她道：“过一阵我得住回大宅，爹说要我接待梁王。

你也得准备下，微之没准会一起来。

“令狐团圆顿时心头一毛，毛的不是听到了“梁王”二字，而是“微之”。

最近一段时日，无缺总是把微之挂在嘴上，没事就跟她说他，那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了。

毛过之后，令狐团圆假笑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准备的！”

“无缺抱着大白飘飘然地走了，边走边轻声道：“大白啊，你等着，她的床迟早是你的！”

““喵呜！”

“令狐团圆急忙上前把门关了。

将自己丢在床上，令狐团圆闭上双眼很快就睡着了。

虽然嫁人的事儿很麻烦，但可以把麻烦的事儿留给明天，现在先睡觉。

睡觉就要舒舒服服的，什么都不想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但觉总有醒的时候，正如无论风雨，明天都会准时到来。

当午后的阳光照暖帷幄，令狐团圆缓缓地睁开双眼，再没心没肺的人也有难受的时候。

从小她就在师傅梨迦穆的强压下苦练着功夫，努力坚持着。

梨迦穆叹她不是个男孩，年幼的她就拼命表现得比男孩还男孩。

因为出身不明不正，令狐家族里很多人都看不起她，开始她愤恨，而后练就了伪装，再之后学会了反过来教训人。

可令狐团圆不明白，为什么她是女孩，就要吃那么多苦，就要受那么多气，为什么在她练功的时候，别的女孩在父母膝下承欢撒娇，为什么她那么用功了，还是得不到师傅的认可？”

爹待她不错，戚夫人待她也好，三哥更不用说了，但在他们眼中她是女孩，她终究是要出嫁的。

他们到底有没有想过，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”

他们没想过，师傅也没想过。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他们想的是她姓令狐，就要为令狐家族担负责任。

师傅想的是她是娘的孩子，就必须拥有绝世的武功。

令狐团圆弹身而起，撇了撇嘴。

腿长在她身上，要跑还有谁拦得住？

她师从梨迦穆，所学功夫中最厉害的就是跑路，所以梁王持着剑都让她从眼皮底下跑了。

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无缺轻脚踢开房门，两手拿着东西走了进来。

这小哥的心思一向缜密，洗漱的用具、饭菜碗筷一应俱全。

令狐团圆也不说话，夺过口杯吞进口水，腮帮子鼓鼓，无缺侧身避过，她一口水喷出门外。

两人同岁，自幼一起长大，可性子却截然不同，一个跳脱，一个精干。

说来奇怪，两个性情迥异的人却极其投缘，无缺有族长嫡子的尊贵身份，从来都是仆从护拥、人前人后的，但他却只对令狐团圆屈尊降贵，时常亲自来照料她。

令狐团圆没有伺候的丫头，别院里也没人关心她是饿着还是冷着，这些年基本都是无缺在照顾，就算他抽不出空到别院来，也会遣人来照应。

起先，令狐约和戚夫人还不放心，才多大的儿子就开始照顾妹妹了，但时日长了，幼子周密的行事作风不仅让他们放下了心，更让他们感到欣慰，这才是出众的令狐儿郎。

将物件一一摆放好，无缺平静地道：“你准备一封离家出走的书信吧！”

“令狐团圆险些把水喷到自己脚上，”“什么？”

“无缺轻飘飘地道：“家里的事情，我会摆平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无缺飘然落座，悠悠道：“你不是不想嫁人吗？”

“令狐团圆转过身，一块热毛巾扑上她面颊，她就势接过，抹抹脸，走到令狐无缺对面，丢下毛巾一屁股坐下，与他眼对眼。

这是她的三哥令狐无缺吗？

仿佛很温情，只是那双眼睛一如既往地看不到底。

无缺忽然笑了笑道：“看不上潘微之就跑远点儿，西秦纳兰那个人更适合你，他一日没有成亲，你就还有机会！”

“令狐团圆眼睛瞪得更大了，她错了，他还是令狐无缺。

她猛然站起，指着他，“你，你，你……”好半天后又发笑，“我知道了，是你不想娶妻！”

只要我跑远了，你就可以打着找我的幌子，拖啊拖啊，找不着我你也用不着娶妻！”

“无缺微笑，“说得真好！”

““三哥，你待我真好！”

“前半句令狐团圆说得咬牙切齿，后半句大眼睛却水汪汪的，“你放心，一世是两兄妹，妹子绝对不会放着你水深火热，自个儿独自去逍遥的，咱们一起跑路吧？”

“无缺眼睛一闪，却没接话，令狐团圆觉着没趣也不说了。

明媚的日光斜照下，两人都是一面光一面暗。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后记

关于女权主义，百度上官样诠释味儿忒重，我归纳下来就一句话，女性第一性。这个没必要追溯到母系社会，简单证明就是此文作者的我，身为女性，自然第一性默认为女性。书生为何特爱大狐狸精，因为聊斋志异的作者是书生，“最毒妇人心”肯定是男人说的，如果是女人，一般说的则是“女人何苦为难女人”。

在我看来，在众多女权问题的探讨方向里，最本质和最吸引我的即女皇模式。我国只有一位武则天，但享受武则天待遇的却大有人在。抛开虚名不计，所谓女皇模式，就是女主家天下，女人坐着吃饭，男人边上伺候，女人说话，容不得男人插嘴；更少不得裙下俊美的三夫四君，男人为女人肝脑涂地，忠贞不二，争风吃醋生死相随，只为博女人今生的一次回眸。

世间确有这样的奇葩，可惜我们大多是寻常人，得，还是说正常点的。

很多年前，怀春少女的我打了个恋爱养成游戏。那无聊的游戏，养出了我无聊的念头。我嫁给A角再打一遍嫁给B角而后C角，都嫁了一遍还是不满意，我想要一网打尽这三个游戏丈夫。一个丈夫一个情人一个知心朋友，世俗女人的情感三角不外乎如此，此外，我们还可以把这三种情感套上爱情的光环，那就是爱情的理想、激情与现实。说白了，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，爱上一个人和爱上很多人，其实都是爱情赐与女人生命的洗礼。有的女人很幸运，爱一人就天长地久一生一世了，有的女人却要生生死死轮回数次，甚至还有死在里头的。

庆幸的是，人类并不因为女性经受爱情洗礼的质量而影响产量。这一点是公平的，男人女人都是人类，都对美好事物有其鉴赏力和占有欲。这里我要慎重地提出一见钟情的观点。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进行着一见钟情，只是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那就叫爱情，成熟以后一见钟情成了欣赏，高度成熟以后便是保持最舒服的距离。

当我们不小心同时一见钟情于几个对象时，有的人选择最适合自己的，有的人选择离自己最近的，还有的人吃来吃去吃不准，走来走去摇摆不停。春花秋月环肥燕瘦，一个个都是心头的宝，一个个都是真喜欢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么自欺欺人，到手的那个就是最好的，或者欺世，每个都不放手。

风流是欺世的幌，幌的数量代表着欺世程度的轻重。狗血的是男人风流，成就了妩媚华丽的鱼幡，而女人风流，却掉价为龙门客栈褪色的垃圾布条。一样欺世，男人越来越水润，女人越来越残败，说明的正是两性的爱情规则。即，男人是需要女人以爱情滋养的，而女人养多了，吃累，严重的会导致生命过早消亡。

归根结底，欺世比自欺欺人更幼稚。欺骗一两个人容易，欺骗所有人却是纠结半生的痛苦。欺世者喜欢始乱终弃，经常放荡形骸，无数的肉体与爱情都不能温暖孤单的夜里。欺世者滴血的内心，什么时候欺世者想通了，贪欲和原罪的区别，血就止了。

在欺世这个事上，女人做的比男人好。看着外表风光鲜丽的风流男人，其实不如残花败柳的沧桑女人。很简单的原因，风流男人的外表越鲜亮，内心就越溃烂，而女人由于外表的衰败，更容易忠诚于内心的欲望。

再不风流就老了，再不欺世就辞世了，或许那个人就是她最后一次爱情呢？与其说在感情世界里的，女权主义们更感性浪漫和更忠诚于内心，倒不如说，这是女性始终不变的爱情理想追求。它既崇高又现实，崇高到占据女性生命的大半部分，甚至成为事业；现实到具体于生活的烦琐细节，精神抚慰高过物资填充，甜言蜜语几乎无往不利！就此意义来分析，女权主义对于女性本身的感情世界影响甚微，确切地说，女性内心的感情世界具备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天大地大她最大的独一性，而这种内强容易混淆成女权主义。

外表柔弱的女人，能承受世上男人绝大部分都承受不了的分娩痛苦，她们更多愁善感，也就更能调节心情，该哭的时候就大声号啕，绝不会跟爷们似的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

流泪比强忍更需要勇气，哭过之后，人才会更坚韧。

女人总比男人寿命长，这也是原因。

《戒》书并不是一本为女权主义呐喊的小说，我更感兴趣的是女性在封建制度、男尊女卑的世俗压力下，释放的内强。

这个念头在我硕大的脑袋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，最终付诸行为：以我不够精确的文字，肤浅媚俗的气质，外加针尖大小的那么一点深刻，组成了小说。

而为了令读者能看进去，小说的大半部分，都在为此铺垫情节，纠结到最后的篇章，我与小说里的女主角，才不得不逼迫发出了心底的呼喊。

勇于追求的本身就是幸福。

传统不能打破，但可以突破。

世俗难以抗拒，但可以和解。

人生苦短，能爱的时候，就勇敢地爱，深爱；能拥抱的时候，决不放手，不留遗憾于回忆。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编辑推荐

《戒风流(套装共2册)》主为女性朋友阅读，“悦读纪”畅销古言品牌“女子倾城”系列图书。该系列共分为“红颜篇”、“零花篇”、“欲孽篇”、“芳华篇”等四种类型，即：“红颜纠怨，圆月零花。浮生欲孽，刹那芳华。”此书则是“叹尘俗不容，恨情深意重，一生纠葛，两世宿缘，三番轮回——多智而近妖，多情而长情。千山万水，沧海桑田，我情不变！”的曲折故事。

<<戒风流（上下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